

—— 羸疾者的愛 —— 一篇 ——

白采的詩

第

綜

中華書局印

羸疾者的愛

—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不料來到了你們這裏，
我雖足跡走偏了國中，
但不料會來到了你們這裏！

你的盛意，我已明白；
當你對我表明你的付託，伊的
這正是一個年老人所該有的心事。

但是，
矜憐我！

我不能回答；

我是一個飄泊者。

這裏山川的美麗；

這裏主人的恩惠；

和你告訴我的關於伊的屬意；

我都刻在心上。

但是我不能回答你所問的，

我是一個羸疾者。』

『你的聲音呢啞着我聽不清了！

在你荒渺的前途，

爲什麼不息地走着？

那殘酷的人間，

你該與他們隔離；

那裏只有紛擾不堪，

我却願在這裏給你以快樂。』

『先生：

感謝你告訴我許多有閱歷的話；

那裏我並不希望得着什麼，

我不過爲自己跑跑玩的。

不要讓伊伏在你旁邊哭泣，
讓我去罷！——

這些話反正使伊傷心；
我怕見伊出着眼淚。

我們原不過偶然的遇合，
請仍當我是一個生客。
你們爲我枉拋了許多心力，
但我不能用我的手拭乾伊的眼淚。」

『少年：

你不可太過執滯，
更易使你加增年紀！
你莫常是恭謹的樣子，
更易使你憂傷！」

『你的話我都相信，
恕我却不能折服。

伊今天不對我說半句話，
反正是比你明白我了。

這正是我不願受的稱呼，
——少年；

我恰不是一個少年！

韶光如果是可以追轉的，

我便把它一一獻給伊。

將我已往的童年，

都展開在伊眼前。

——我若得不到這般的禮物，

我便不敢見伊了。」

『怪誕的少年！

你竟使我也戰慄了！

你的思想是何等剽疾不馴，

你的話語是何等刻覈？

可惜你冒犯了任意毀蔑快樂的罪惡！

你不能冒充年老，

——正如我一般。

我們的年紀原不在經過幾個春夏上計算，
却計算在我們自己的精神裏。

「少年」如同四季的花，

留有種子的都可開！

比如你不能欺我是老，

因我還有我最後的一日。」

「先生：

這些話並不使我興奮，

反更哀痛！

先勸住伊不要再哭，

伊如果尙能體恤我，

不要讓我說話出力。

我也有一度奮力開過我「少年」的花，

怒茁——

也便是先衰的朕兆了。

我將譬喻着：

桃花並不自己輕薄，
它并異常努力自己的貢獻，——
在一切花中，它最有成就；
但它也最先謝了！

那些愛菊的人們，
都振着嘴站在一旁嘲笑了！
這正是桃花不自料的悲運，
它却不因此輕移了自己的本性。

先生：

我也有過一度盡量的洩露，

採得的只有嘲笑的果子！
而今我已是一個贏者。

這裏山川的美麗，
這裏主人的恩惠，
都是我所愛慕的；
只是我不配有享受的資格。
如果我一時不審量自己，
也許便是貪鄙！

先生：

你不能援助而有益於我，

反之我也不能報稱而有益於你；
人羣的關係都不過如此有限。

我們只是偶然遇合着，
請你只當我是一個生客。

當我初來那山道口，
拜見了你們的時候，

我是非常喜悅！

想着：你們必將有什麼給我。

而今我的觀念變了，
被這過大的恩數，倒把我嚇跑了。

大惠我既不勝負荷，
別人的小惠，我又不屑；
那末，需要的援助，
——一樣是於我無益！

我更明白：
人們除了相賊，
便是相需着玩偶罷了。
恕我唐突，——
你們也不過爲了有可重視的重視我，
需要的兒戲我。

若果我一無可以供你們的驅策，
我們彼此當然不生膠轄。
無奈我終是不堪的脆弱，
便不如在你們遊戲之前先被棄擲。

我是不願那相賊的敵視我，
但也不願利用的俳優蓄我；
人生旅路上這凜凜的針棘，
我只願做這村裏的一個生客。」

『這頑固的少年：
你不要佯裝着寡情的樣子，

說出許多悻悻的話。

你是從前用情太過度了！

我能探出熱的心還藏在你嚴冷的臉下；

但我們並不希圖你那太過度的。

你確是性情受了傷痕的弱者！

我願見着你倆情熱的交流，

把你枯冷的心溫轉來；

我願你們同開着生命之花，

把濃笑永嵌在你倆的脣邊。

我曉得你有過許多失望，

你向惡人去尋求他們所沒有的。

快恢復了你正確的觀念罷！

我將把平和賜給你，恰如你最初所想要的。」

『你便是人間的福主，

你的話已和平極了！

但我有透骨髓的奇哀至痛，

——却不在我所說的言語裏！

早使我甘背了正義。

我心上裂開溼漉漉的創口，

不敢悄悄提着走上你們的聖地。

我的罪惡如同黑影，
它是永遠不離我的！
痛苦便是我的血，
一點一點滴污了我的天真。
我如果還能把它湔滌，
畢竟是要對寒泉慚愧，——
縱然磨溜了沒有痕迹。
已不是純真的心，
我便不再持贈人。
現在的我，
既失去了本有；

除了自己毀滅，
需要憐憫，便算不了完善。

愛着的越是煩惱，
伊却上了我的當了！
我虛飄飄的心，
你也約束不住了。

我們如果可比做戲劇，
我還記得見過那「一餐的故事」。
那便是：
——你做「慈愛」；

——我做「慚愧」；
——伊做「痛苦」；
把這些不同的臉譜，配搭一處，
那是多麼好看的呀？
無奈我不能扮這個角色。

伊啞然的笑了嗎？

——這正是我的意外。

我也只有引起伊這淚痕縱橫裏的一笑，
算是最後報答伊的了。

「慈愛」的老人！

「痛苦的」姑娘！

請饒恕你家裏「慚愧」的旅客！

我說的話多麼散亂，

足夠證明我是不能得救。」

『少年：

你不用許多談諧，

掩不了你眼中噙着的淚。

我是不願丟棄了我的平安，

牢牢守住在這裏。

你如果願意向幸福回頭時，

還請你再回到我們這裏。』

『先生：

謝你許我這長時的叨擾，
又勞你反覆的告誡。
願你們都得着平安，
上帝和你們同在！』

二

『慈愛的母親：

你漂泊的兒子又歸來了！
你給我不可推辭的恩惠，

你的恩惠不望報酬。

除是母親，

有誰真愛着羸弱的兒子？

越是別人不愛，

在母親越是貼心貼意的愛着。

我寧可被衆人的遺棄，

只要永久蜷伏在母愛的幕下。」

『兒啊：

只有你知道我見了你的喜悅！

你乖巧的言語，

引起我蘊藏着的苦淚。

在你漂泊的路上，

有了什麼新聞？

在你孤獨的行遊，

見過什麼異事？』

『母親：

我沒有得着什麼新聞，

也沒有見過什麼異事。

因我在這猥瑣的世上，一切的見聞，

絲毫都覺不出新異；

只見人們同樣的蠢動罷了。

只有一次——

那是我不能忘記的一次，
我經過了快樂的村莊，
遇見那慈祥的老人，
同他的一個美麗的孤女；
他們是住在那深秀的山裏。」

『兒啊：

他們給了你什麼？
你憑誰的引導到了那裏？
你可遭了什麼恐懼？

我柔弱無知的兒子！」

『那是我獨自行遊去的，

——人家都說我是迷了路。

但我仍然高興的走去，

我沒有遭遇什麼恐懼。

那老人給了我的只有愛；

那女子也一樣的把愛給我；

母親：

我却一一謝絕了！」

『愚昧的兒啊！

他們不將咒咀你嗎？

你在那裏是不是適意？

他們肯不肯捨却你？

在那裏你得着怎樣的待遇？」

「他們並不咒咀我，還許我再去。」

在那裏有山中的湖；——

白石浸在湖中，

青山倒在湖裏！

那四面環繞着溪流和高樹！

他們便留我同住在湖邊的別墅。

牧兒在我們四週歌唱，
溪女在我們門前浣洗！

那美麗的女子，——主人的女，
常同我攜手在林中。

伊兩手繞着我的頸項，

含笑着喚我是「成年的孩童」。

伊要我永像一個孩子，

常同伊扶抱在一處。

老人還願給我很多的藏書，

——那是他一生最珍惜的；

和他所有的田疇土地，

都將屬於我。

母親：我却拒絕了，

這些在我已經全無用處。」

『可愛的兒：

我們並不介意這些；

可是他們贈給你精神的愛，生命的禮物，

你竟然沒有接受着，

這必然要被咒咀了！

他們是何等隆重的禮意。」

『母親：

我正爲了這個驚寵，
費過很大的躊躇，
說過了許多遜謝的言語。
母親：你該知道，
你的兒子本是一個贏者！

我是那誑騙的乳母的兒子，
直到了八歲，常是病着！
你生我時已到了衰年。
記得有一次我散學歸來，——
伏在你懷中不住的哭泣，
向你苦苦求着乳汁；

你解開乾癟的前襟，垂淚的安慰我。

你給了我散漫的智慧，

却沒有給我够用的筋力；

你使我得着靈的擴張，

却沒有與我補充靈的實質。

我以為這生活的兩面，

我們所能實感着的，有時更有價值！

既不完全，

便寧可毀滅；

不能升騰，

便甘心沉溺；

美錦傷了蠹穴，

先把它焚裂；

鈍的寶刀，

不如斷折；

母親：

我是不望超拔了！』

『兒啊：

這不幸的消息，

你從何時聽來？

這苛察的推想，

是那個教給你？

快撇下這無用的憂疑，

你將陷在永久的悲哀裏！』

『母親：

我是自己常覺惴惴不安，

無端想起的怔忡！

似有鬼魅常憑在我血管裏，叫我怨你；

并叫許多的兒子都可以怨他的母親！』

『兒啊：

我是第一次聽到這寒心的消息！

對於你，有我不可挽回的失悔！

但是，我可憐的兒：

你是我的獨子，

你也該顧念着我們的「血食」！」

「母親：

我何嘗不顧念你們的血食，

但也不能反由我暴露了你們的弱點！

爲了這性命存亡的重擔，

即將由我一人身上定奪！

我是日夜心恫失神，

寧可我自己「胥靡」一世，

痛心捨去了人間的幸福！

一切活在地上的：

花必須帶有許多香，色，

鳥必須有那歌喉和羽毛的滑澤。

這些本能的享樂，

尤重過種族的蕃殖！

我只想起便異常駭怕！——

像那「生存」握着了鞭子，

日夜在我背上抽打；

它極力警告我：

「必須遏止這流傳無窮的遺禍」！

母親：

你不須爲你兒子過自摧傷，
你也有留給我理性的輝光！——

我爲了愛人，

能有勇氣犧牲了我自己；

你該歡喜，

這是你兒子無上的榮譽。」

『兒啊：

你太過貶損了自己了！

「物各有取」，

你也一樣被人愛上了。

你拂人的美意，

自問到反過意嗎？

不可挽回的便不可挽回，

人枉與命運爭！

無力的空想，「憤激」也是可恥！

各人只憑着自己的微力，彌縫彌縫着，

都不過這樣度過了一輩子。

兒子若沒得着安頓，

是母親衰老的心上永久的懸慮！

在你穉弱易感的心靈，

譬如琴上的么絃，

「軫子」是尤其重要的！

難道忍心叫你母親長爲你悽惶嗎？……」

三

『我的伙伴：

我們是契闊後的相見！

我有無窮的憂慮，

你能助我解決嗎？』

『靈怪的朋友：

患着何事憂般？

向來是浪迹何處？

你如同枯蠟一般的臉子，

神色現出異常的萎靡！

在你的憂疑中，

發生了什麼事？』

『我的伙伴：

我所有的憂疑，正如你所說的！

我的憔悴，却不在我面上，

是在我心裏；

我想避免人間的愛，

常怕受人的恩惠；

——我是心靈的虛怯者。」

「你的言語太茫昧，我不明白；

如同詩一般的晦澀難解。

我慶賀你還不曾失掉你本有的顛狂！」

「我的伙伴：

請莫用這含譏諷的口吻對我，

我悸動的心已不能任受了！

試聽着，
我將告訴你許多的經過。

那正是我漂泊的途中，
經過了那清幽的山裏；
我憩息在一個村莊的樹下，
偶被人邀我到了他的家裏。

那裏雖間有遊客經過，
但與外間很疎隔；
全村中罕有什麼新奇的事，
那一年恰因了一次集議，

全村都充滿了喜氣，
爲了有人將要付託他的處女。

我被了全村的優禮！

最初認識的便是年老的村長，

——他是一位隱士。

他飄着銀絲一般的鬚髮，

含笑着把我看做稀有的賓客。

那裏確使我各事安樂，

我靦顏的盤桓着。

我住在村長的花園裏，

在我一生只有那一時使我攝聚了心魄！

原來村中那一年的集議，
就是爲了村長的事。

記得那是美麗的清晨，

主人第一次對我露出他的意旨！

——他身邊正站着他順長的愛女。

我的伙伴：

你不要驚詫這是奇遇。

我如同被了桎梏，

只飲恨在我心裏；

我有說不出的憂懼！——

對着這般許我可愛又不得由我愛的。

當那清幽的月夜，

主人的女，常隨我同到森林之下；

清輝散滿了我倆的衣襟，

涼颼吹動了我倆的心！

那同遊本是主人允許的，

伊是主人的孤女。

伊對我訴說伊父親垂老的心，

伊說伊喜歡見了我這個遠方的遊客。

這村長是高雅的隱士，
伊是村長美麗的孤女！
但是我有了心疾，
我不能說愛伊。

伊像相依的小鳥，
對我不住的啁啾，
有時向我吱吱的笑；
伊能使我陶醉！
但是我不能說愛伊，
我是有了心疾。

我的伙伴，
你有了什麼意見嗎？
我却不能等你的回答；
你莫疑我是顛狂，
我正願把真意向你陳說。

我眼見人們都穿過這重複的網口，
——各人求着宴安；
但爲了倦怠找尋着刺激，
越是興奮反更頹唐。
結果，快樂
更增進了衰弱！

我固然知道許多青年，

受了現代的苦悶，

更傾向肉感的世界！

但當這漫無節制的汎濫過後，

我却懷着不堪的隱憂；

——縱弛！

——衰敗！

這便是我不能不呼號的了。

我並不蔑視現實。

墾闢草萊是佃夫的本職，

他不能向主人誇說夢中的收穫富有；
但也不能留給後人一些稗種做糧食。
爲了我們擁護生之尊嚴，
我便自己先受了嚴密的抉擇。

離開現實便沒有神秘。

我有最大的心哀——

爲了我本質的缺陷，
也便毀滅了我深玄的信仰。

我不能談那離開人間的天國，
但也不能使後人更見有人間的地獄。

我的工作，
只能爲你們芟剔蕪穢，
讓你們更見喬阜璀璨！

我正爲了尊重愛，
所以不敢求愛；
我正爲了愛伊，
所以不敢受伊的愛。

請恕我，
我的話太茫昧！
但你總可聽出我的哀聲，

羸弱把悲哀灌滿了我的全生命！
我是常常這般患着心悸。」

「慣行矯激的人，
佯狂的朋友：

你的話，我不忍辯論了。

你的行爲，怕不是你的本心，

那又何苦偏執呢？

你被悲哀的薄氛蒙蔽久了，

難道自己不想想該怎樣歸宿？

你爲了顧全別人，反未免太過慮了。

人生都不過汲汲求着儉安，
各人忙着尋些「苦趣」。
誰不是「所挾者少，所求者奢」？
你却常常自擾！

我不是異教徒，
用不義的話向你探試；
但世界久被魔王統治了，
爲了守牢我們本分的生，
諛詭，隱忍，便是我們正當的生法！』

『我的伙伴：

你的話雖不多，却也沈痛極了！

但人類求生是爲的相樂，

不是相啣相濡的苟活着。

既然惡魔所給我們精神感受的痛苦已多，

更該一方去求得神賜我們本能的享樂。

然而我是重視本能的受傷之鳥，

我便在實生活上甘心落伍了！』

『朋友：

你的見解，不可過求艱深，

艱深更能使你的行爲舛錯！

人們原不過爾爾，

都是「病的」，
都將就些受着「療治」。

你有了鋼疾的心靈，
容易發着高熱，

你比別人更需要調劑！

牢記我臨別的忠告；

——願你歸向平易的寄託。」

四

「勞你這篤遠的跋涉，

忍心撇下了你垂老的父親！
像我實不值得你這般專注，
你怎的陌生生一人來到了這裏？

這不是夢裏嗎？——

我們同流着驚喜的淚！

這離別中間，

你經過了什麼不幸？

這跋涉的途中，

你遇着了什麼意外？』

「先生：

——我親愛的！

讓我這樣稱呼你。

你的聰明，

也該猜測猜測着許多處女的心房裏，

除了「所生」的愛該有誰？……

你除了你的父兄，

是不是需要你的朋友？

那末，你便不用懷疑這千里寸心的我了。

謝你問訊。

我一切都平安。

我憑着愛神的光輝生着，
也憑着愛神的保護送我到這裏。

我是捨了我可愛的父親，
來找尋和父親一樣可愛的。

一個人如果只有了「母愛」便够了，

那末，

他便可以永久躲在襁褓裏了。

我們固然需要廣博的愛，

但也需要更深刻的。

親愛的先生：

你如果有意肯扶助我一生，
便請你早送我要還家去……」

「可愛的人：

尊貴的女士！

你的口齒太俐伶了。

你的誠意，使我感動！

但我們並不立刻化成了仙人，
便該顧到顧到人間的事實。

理想不僅是精神的遊戲，
是用來改變我們的實質。

生命的事實，
在我們所能感覺得到的，
我終覺比靈魂更重要呢。

你不能佩一朵萎了的花，

反誇說它從前怎樣怎樣的艷麗。

正如我不能對你說：

在虛無中反有我的實在。

遺棄了我吧！

我不能滿足你的尋求。

假如你錯認我做了「靈伴」，

你便將終於失望了。

若有人叫你莫輕信我，

這是真實可靠的了。

——因為他也正愛着你呢。

在我，

你將徧嘗着——

伏侍羸疾者的厭倦；

飽受了——

顛狂者的震恐。」

「執拗的人啊：

你是比別人更強項了；

但你比別人也更痛苦了！

自示孱弱的人，

反常想勝過了一切強者。

我知道你的，比你自已知道的更多：

你比那心壯的更心壯！

比那年少的更年少！

你莫謾我，

我是愛着你了。

由各人觀察適合的，便算完善。
你是我所認為最滿意的，
在我正得着我所要得的，
我便是完善了。

只要許我一次親吻，我便值得死；
只要許我一次擁抱，我便是幸福。
用我自己的手摘的果子雖小，
我却不貪那更大的了。」

『賢明的女士：
請改變你的癡望罷，——』

你是病了！

你該明瞭你有更大的責任，
却超過你的神聖的愛。

我們委靡的民族；

我們積弱的國；

我們神明的子孫，大半是冗物了！

你該保存「人母」的新責任。

這些「新生」，正仗着你們慈愛的選擇；

這莊嚴無上的權威，

正在你們豐腴的手裏。

固然我也有過愛苗在心裏，
但是却同我茁壯的青春，一路偷跑了。
我是何等的悲痛啊？

我不敢用我殘碎的愛愛你了！

不能「自助」便不能「合作」，
爲了我們所要創造的，不可使有絲毫不全；
真和美便是善，不是虧蝕的！

你該自愛，——

珍重你天生的黃金時代。

你須向武士去找尋健全的人格；

你須向壯碩像嬰兒一般的去認識純真的美。

你莫接近狂人，會使你也變了病的心理；

你莫過信那日夜思想的哲學者，

他們只會製造些詐偽的辯語。

羞恥啊！——

我不如武士和嬰兒，

我只是狂人哲學者的弟子。

羸弱是百罪之源，

陰蕪常潛在不健全的心裏。

我不敢求你憐恕，

我已是不中繩墨的朽質；

在你看出我的忠厚，
都是我不可赦的墮落！』

『我心愛的人：

你的話太悲酸了！

你該自己平靜些罷。

你是太受了世俗的夾搨，

把你逼向這更偏激的路上。

但有人却傾心於別人所棄的；

溺愛的愈覺可愛，

不易接觸的愈覺可貴！

你莫自餒，

爲了你——

愛的力，使我反厭棄了一切的健全。

你不須唱着往而不返的歌，

我將輕輕招手喚你轉來；

你凡是失敗過後，

便可奔向我鬆鬆放開的懷裏！

我雖不願對你怨恨，

但你該記得在我家裏的不遜！

那便是——

「慈愛」受了你的侮辱；
「痛苦」受了你的蔑視；
你忍心欺負了老弱的父女，
我倒要替你「慚愧」。

你莫故故摧傷我的心！

我是一路上踏着我自己的眼淚來的；

你若肯攙着我的手一路回去，

我便將含笑着一步步再踏上我那來時的淚迹。

我如果還能得着我所尋求的，

——這最後勝利的凱歌，

便不負了我所損失的。

當牧兒再見他所失去的小羊時，
頓然忘了才被主人鞭撻的痛苦。

你不能體貼我些些嗎？——

我是不願我年老的父親常爲我操心；

你也該知道我兩頭牽挂着一心！

如今，我將乞求你最後的決定，

你不能試這樣向我說：「回心」嗎？……」

『請莫把這柔軟的網，張在我四面，

莫把這陶醉的語言，灌入我心裏；

敗了的戰士，受着慰撫反更慄慄！
枯卉澆上甘霖，更增添它死滅的警惕！

鎊了羽毛的鳥，

不敢向它的伴侶張開尾巴；

落地的花，

羞紅了臉，再不能飛上枝頭；

我落魄的心，

不敢再向你面前誇示。

我將耐着苦空，

如同那些僧侶；

我將懺着已往，
甘心做一個狷者；
我將在夢裏伴着你，
你只當我是不歸的蕩子。

羣花爭笑着迎接春王，
但這不是枯卉的事；
你是人間最可愛的，
但這不是我的事；
爲了怕阻礙陽春的工作，
我不該枉占却一寸園地。

我所有的不幸，無可救藥！

我是——

心靈的被創者；

體力的受病者；

放蕩不事生產者；

時間的浪費者；

——所有弱者一切的悲哀，

都灌滿了我的全生命！

我敬禮的姑娘：

請早歸你自己的故鄉。

那裏山川的美麗，

那裏主人的恩惠，
我永不能忘！

我願你們如山如川的安寧美麗；
在這莽莽的天涯，
須記常有人遙爲你們祝福！

我將再向我渺茫的前途；

我所做的，我決不反顧。

請訣絕了我吧！

我將求得「毀滅」的完成，
償足我羸疾者的缺憾。」

——一九二四，一，六——八，屬草。

我作詩脫稿後，常愛緘秘，或揉縐撕碎。有時也極想出而就正；但我因第一次的發刊，總不願假手他人，這正是我一種僻性罷了。此詩謬承俞平伯君許為近來詩壇中 *Masterpieces* 之一，至相徵六次未已；又郭沫若君也謬有傑出之譽，極欲為之發表。他們的話，是否靠得住？不是哄我的？只好仍由他們去負責。我不過要在此順便申謝一句！

○ ○

我的初稿，本打算暫時起草大意，再待補緝的；不料擱筆至今大半年了，還是無暇再把它弄好，真是恨事！但我總想先就此本嚴加修削，使無完膚，方覺快心。俞君却來書勸止，他說：『當時實感的遺痕，必須尊重愛惜，不可以事後追摹之跡，損其本來面目。』故僅就俞君點勘的數字易之。至於

我試刊的惟一希望，仍是想多得些真心願指導我的人。
一九二四，八，八，我底紀念日。

东北，

白采的小說

『絕望』等七篇

係將作者已另發表之作品，及秘不發表之作品，嚴擇其結構意旨各別者凡七篇，彙為第一集。現已出版，實價三角，郵遞四分。本外埠各大書局均有寄售。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付印
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出版

白采的詩 第一集

～ 羸疾者的愛 ～

全一冊實價三角 郵遞四分

著者及
發行者

白 吐 鳳

印刷者

上海靜安寺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經售處

上海及各
省中華書局

分售處

泰東書局 民智書局
亞東書局 上海書店

版權自有
制止複印